

列代名人詩文選註

李  
漁  
文  
選

洪  
爲  
法  
選  
註



叔頻公獎學金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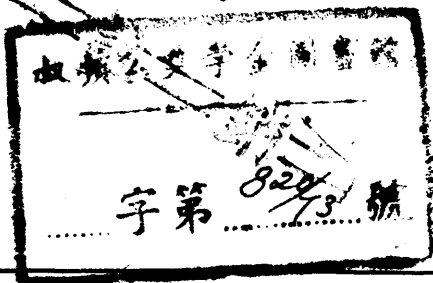
字第 〇 〇 〇 號

洪為法選

李  
漁  
文  
選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728B

## 引 論

治中國文學的人，說到明末清初的戲曲，當然會提到李笠翁，可是說到散文，似乎笠翁便是自鄒以下，無足稱述。其實笠翁的散文和他的戲曲一樣，也有其不朽的生命。

笠翁的戲曲，最流行的有所謂笠翁十種曲，即奈何天、比目魚、蜃中樓、憐香伴、風箏誤、慎鸞交、鳳求凰、巧團圓、玉搔頭、意中緣。更有萬年歡、偷甲記、四元記、雙鍾記、魚籃記、萬全記六種，便知者較少。這十種曲中，如慎鸞交、風箏誤、奈何天三種曲中的一部分，且曾有西人翻譯歐洲文字可見流傳之廣。他的戲曲，以綿密快利著，文詞極通俗明顯，結構極精密適當，極便於演

奏，所以行家多喜歡他的戲曲。一般所謂正統派的文人對於笠翁自然都有微詞，以爲他不向高古的一條路上去，却走向通俗的一條路上去，真是卑之無甚高論，污穢不足道。可是他却不顧衆議，我行我素，他在答尤侗的一封信上說：『歷觀大作，皆趨最上一乘，弟則巴人下里，是其本色，非止調不能高，即使能高，亦憂寡和，所謂多買胭脂繪牡丹也。』可見他是有意的使其戲曲通俗化。他寫戲曲，是處處爲演奏着想，時時爲觀衆打算，雖正統派的文人有微詞，却正是他成功之處。

此外他在戲曲方面，更有不朽之處，卽是他的戲曲理論。他在閒情偶寄裏有詞曲部與演習部兩篇，詞曲部說到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譚、格局，演習部說到選劇、調變、授曲、教白、脫套，直是一部完整的戲曲概論。而內容方面，又極多前人所未發的言論，新穎正確，所以至今治中國戲曲的人都認爲是一

部極重要的參考書。

不過他的戲曲是成功了，他的散文如何呢？他的散文，全收在他的集子一家言裏。新傳奇品說他的詞曲『如桃源笑傲，別有天地』，編者以爲他的散文亦復如此，蘭谿縣志上說他『作詩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而率臆構思，不必盡準於古。』『率臆構思，不必盡準於古』這兩句話，可認爲對笠翁詩文的貶辭，也可認爲對笠翁的褒辭。他自己代一家言寫了一篇一家言釋義，對於自己爲文的態度申述得極明白。他說：

『凡余所爲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上不取法於古，中不求肖於今，下不覬傳於後，不過自爲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摹倣希冀於其中也。摹倣則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勢必千妍萬態以求免於拙，竊慮工多拙少之後，盡喪其爲我矣。蟲之驚秋，犬之遇警，斯

何時也，而能擇聲以發乎？如能擇聲以發，則可不吠不鳴矣。」

笠翁這樣的反對模倣，似乎還是受的公安派三袁的影響。我們且看袁宗道的論文上說：

『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鬪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於曳白矣。』

袁宏道的小修詩叙上說：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



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袁中道的珂雪齋集自序上說：

「文法秦漢，古詩法漢魏，近體法盛唐，此詞家三尺也。予敬佩焉，而修不學之。非不學也，古人之意至而法卽至焉，吾先有成法據於胸中，勢必不能盡達吾意，達吾意而或不能盡合於古之法，合者留，不合者去，則吾之意其可達於言者有幾，而吾之言其可傳於世者又有幾？故吾以爲斷然不能學也，姑抒吾意所欲言而已。」

三袁對於爲文的態度不是和笠翁先後相輝映嗎？不過三袁反對模倣，是對於王世貞李攀龍輩復古的反響，而笠翁的反對模倣，却是生逢亡國之慘痛，藉以抒其鬱

抑之情的途徑。他之所謂『蟲之驚秋，犬之遇警，斯何時也，而能擇聲以發乎？如能擇聲以發，則可不吠不鳴矣。』這是亡國奴的哀音，這中間不知含有幾多血淚。本來在亡國之時，飽受異族的壓迫，除非奮起抗爭，置死生於度外，如還想苟延殘喘，當然只有游戲人間。笠翁的散文，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寫的。

惟其如此，所以他的散文不拘一格，『云所欲云。』他寫散文，無論如何矜莊，總帶有幾多詼諧滑稽的成分。並且寫的範圍極廣，寫衣食住行，寫禽魚草木，乃至寫到徵歌選色，無非游戲人間，得樂且樂，以之一一寫入於文，便覺該奇別致，與衆不同。他與同時文人如龔鼎孳、錢謙益、吳偉業、尤侗……都有往來，可是他却淡於功名，不向清庭奴顏婢膝，作乞取利祿的勾當，只是東西飄流，在潦倒中度其放浪的生活，卽此一點，其文雖多詼諧滑稽的成分，却無一絲扭捏作態之處，輕鬆明快，活潑潑地。——讀笠翁文的人應這些地方認識笠翁，

認識笠翁之文的真價。至少，我們讀笠翁的散文不致學到許多爛調，更可以見到文藝園地中的許多奇葩異卉，編者之所以編此李漁文選，其意即在於此。

編者。

# 目次

引論	一
登燕子磯觀舊刻詩詞記	一
朱子修齡倡義鳩資贖難民妻女記略	五
古今笑史序	一一
耐病解	一五
賣山券	一九
瘞犬文	二四
與林安國二首(以下論書簡)	二八

與倪涵谷孝廉（借深盆）	三〇
復俞貞庵	三一
與沈亮臣	三二
復王左車	三三
粵遊家報二首	三四
與徐東來	三六
向鄰翁索菊	三七
贈陸誕先	三八
與孫宇台	三八
與陳次升封翁	四〇
灑掃（以下論屋室）	四一

大山	四四
忌排偶	四七
貴活變	四九
筍(以下論飲饌)	五二
菜	五五
粥飯	五六
湯	五九
桃(以下論種植)	六一
海棠	六三
玉蘭	六七
木槿	六八

蘭	七〇
水仙	七三
芙蕖	七五
菊花	七八
芭蕉	八一
竹	八二
柳	八四
睡（以下論頤養）	八六
行	九二
沐浴	九四
李笠翁傳	九五

# 登燕子磯觀舊刻詩詞記

采石一燕子二磯，皆金陵三雄勝四地也。江左五名山多矣，雞鳴六牛首七雁行八鍾九攝十諸山，環立於郡之三面，登之極高，而爲眺甚遠。然天下之人，知其名而莫之至者衆矣；卽土著之民之至者，亦僅十之一二。至於采石燕子，較之諸山，一卷石耳，乃四方之人不至則已，至則未有不登者；以其濱江，與行人就也。諸山皆去城遠，遊者必專治舟楫，惟士大夫有逸興者能之。儉而慵者，雖近莫登，况遠者乎？然則同一山也，其得地與否，亦有命焉。得地則小者亦榮，否則萬丈之高，百里之廣，慕此區區者而不能學，有自甘寂寞而已。

然卽此小者之中，又有幸不幸焉。采石雖濱江，猶去民居數里，客舫過而不



留，晚亦弗泊，慮荏苒也。燕子則密邇民舍，行舟往來，過此卽無住處。卽日之方中，時之未暝，客欲兼程而進者，又有天作之合，使不得遽行，則石尤風是也。帆之上下，必有一阻，故此磯登眺之人，從無虛日。山之得地，莫是過矣。

嗟予命最不辰，事事與此山相左，乃復與之有緣，十至此而九避風。避則必登，從未有揚帆竟渡者。辛亥秋，予阻風泊此，曾留一聯一詩於亭上。好事者以木代石，鐫而爲碑。後二年，與小友王安節月夜泊舟坐飲其上，復題詩二律，詞一闋。居民復梓之，懸於路口。是兩誌阻風，足徵予言之不誣矣。一人若是，其他可知。

丁巳首春，移家過此，余培沈因伯強予登山，欲觀手跡之存否，至則宛然無恙。因伯舉手賀曰：『久而不滅，山川之靈也。可以數年，卽可以千載，詩詞與

聯，偕名山而不朽矣。」子曰：「汝見四方諸名勝，前人碑刻，百有一存者乎？石且易朽，何有於木？且亭非千年物也，異日亭之不存，詩將安傳？且吾更慮陵谷變遷，焉知千百年後，此山此石，不併入巨浸中邪？欲計久長，則有古人之三不朽者在，無須問諸水濱。」

②采石

卽牛渚山，在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里。

③燕子

江蘇江寧縣北有

觀音山，北濱大江。有石臨瞰江水，形如飛燕，曰燕子磯。

④金陵

卽今

首都市。

⑤雄勝

謂地勢之險要者。

⑥江左

謂長江以東之地，卽江蘇

等處。

⑦雞鳴

在今首都特別市。本名雞籠山，以其狀如雞籠。一名欽天

山。山頂有北極閣。

⑧牛首

在江蘇江寧縣南。一名牛頭山。

⑨雁行

卽雁門山，在江蘇江寧縣東南。以其山勢連互，類北地雁門，故名。

⑩鍾

山 在首都特別市朝陽門外。一名紫金山，又名聖遊山，北山。孫權因避祖

諱，又改名爲蔣山。

①攝山 在江蘇江寧縣東北。以山多藥草，可以攝

生，故名。一名棲霞山，又名繖山。②卷石 中庸：『一卷石之多。』卷

與拳同。③區區者 指采石燕子兩磯。④萑苻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

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註：『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或謂萑

苻卽荻葦也。荻葦叢密之澤，易於藏盜。世因稱萑苻爲盜藪。⑤兼程 倍

道而行曰兼程。⑥石尤風 相傳石氏女嫁爲尤郎婦。尤遠商不歸，妻憶之

病。臨亡，歎曰：『恨不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將作大風

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曰：『此石尤風也。』⑦不辰 不得其

時曰不辰。⑧相左 謂不相合，意謂自身不得志，不如此山之榮幸。⑨梓

以木刻字曰梓。⑩三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⑪問諸水濱 左傳僖公四

年，管仲對楚使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使答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此處則是借用辭句，意謂不必注意詩詞之朽不朽以及陵谷之變遷。

## 朱子修齡倡義鳩資贖難民妻女紀略

甲寅乙卯之間，八閩既叛，江浙騷然①，稍邇賊氛之子女，盡爲所掠。迨官兵一出，搗穴焚巢，賊衆非死即逃，所掠子女，又爲官兵所獲。斯時玉石混淆，其爲叛賊之妻，良民之婦，不可得而辨也。罹難之民，欲詣行間②認識者，皆攝③於兵威，莫敢嚮邇。且良民之妻，既與賊妻無辨，贖良民之妻者，與賊來自贖其妻，又何以辨乎？求其出而不能，又復以身殉之，是從井之救④，至愚者所不

爲也。是以夫覓其妻而弗得，子贖其母而未能者，日號咷蹙踴<sup>⑤</sup>於道路之間，聞者僅能助涕，真莫可如何之事也。

予友朱子修齡爲世稱朱神仙二眉<sup>⑥</sup>先生之高足<sup>⑦</sup>，睹此流離，婆心<sup>⑧</sup>頓發，竟以莫可如何之事，毅然自任，而籌所以如何之。遍告於縉紳<sup>⑨</sup>先生之當路者，謂倒懸之厄，莫甚於此，請代諸公拯溺救焚，而不避湯火，但求所以致之者。士卒餒養民婦，衣之食之，病而藥之，是皆不能無費。不償所費，而漫然求贖，是欲其出而外扃其門也。啓門之資，非財不可。難民被掠，口且勿餬，其能自爲計乎？登高一呼，勢必望於當權之有力者。且詣營伍贖難婦，非執兵符握令矢者不能，是始終皆須大力也。當事諸公可其議，莫不先之以身，出俸錢以倡斯民之好義者。爰是一呼萬應，富者出金錢，貧者典衣飾，千里內外聞風而至者，皆爭先恐後。

諺云：「良醫之門，衆疾所歸；仁人之耳，啼號畢集。」此風一倡，昔者悲號於路者，今皆蹙踊於朱子一人之門矣。朱子不以爲苦，而且甘之，隨到隨贖，使鏡之破者重完⑩，劍之失者復得⑪，悲傷涕泣而來者，歡欣舞蹈而去。計前後所完離散之夫婦，迷失之子母，分羣折隊之兄弟姊妹，殆萬有餘家，猗歟盛哉！

子輿氏之言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⑫。」朱子有才而尙未見用，是窮也，非達也。乃能不辭艱險，見義卽爲，以獨善其身之時，而爲兼善天下之事，豈非士林之豪傑，世之仁人也哉？且當此民窮財盡之時，諸事可爲，所難者，惟阿堵⑬一物，勸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人能從之，求拔一毛，不可得也⑭，朱子操何術，而能使巨萬金錢，悉歸掌握，暢我一人之所欲爲，而俾流離失所之民，各遂懷來而去，詎非咄咄怪事⑮乎？魯論曰：「我欲仁，斯仁至矣⑯。」儒者詮釋其義，頗難著解，吾惟述朱子贖難民妻女一事以告，而以不解解之。

①甲寅乙卯三句 甲寅乙卯之間，乃指康熙三十四年間。此時吳三桂已叛於雲南，耿精忠方叛於福建。八閩指福建省，元代分福州、興化、建寧、

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明改爲八府，故云八閩。②行間

指行伍之間。③攝 迫也。④從井之救 論語雍也：『宰我問曰：仁者

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耶？』後以『從井救人』喻損己而無益於人。

⑤號咷蹙踴 號咷，大哭也；蹙踴與擗踊同。孝經：『擗踊哭泣，哀以送

之。』擗心曰擗，跳躍曰踊。⑥朱二眉 朱方旦，號爾枚，又號二眉道

人，清漢陽人。自詡前知，與人決休咎。康熙間以左道惑衆被逮，尋得釋，

終以王鴻緒之舉劾被誅。⑦高足 與高弟，高弟子，高足弟子同義，謂品

學優異之門生也。⑧婆心 仁慈之心也。⑨縉紳 與搢紳同，謂插笏帶

間也。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官族曰搢紳。⑩鏡之破者重完 陳太子舍

入徐德言尙後主妹樂昌公主。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國亡必入權豪之家，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樂昌公主果爲楊素所得。德言至京，有蒼頭賣半鏡者，德言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公主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事見本事詩。 ⑤ 劍之失者復得 晉張華與雷煥合謀，於豐城得兩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留其一，一以贈華。華後遇害，失劍所在。煥卒，其子佩煥劍經延平津，腰間劍忽躍入水中。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蓋兩劍又復相合矣。事見晉書張華傳。

⑥ 子輿氏之言云云 子輿氏，卽孟子也。孟子名軻，字子輿。窮達兩語



見孟子盡心上。阿堵世說新語規箴：「王夷甫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阿堵乃當時俗語，猶言這個，後世因以爲錢之別稱。勸人摩頂至「不可得也」孟子盡心上云：「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此文引用，意蓋以摩頂放踵爲出力，拔一毛爲出錢，出力易，出錢難也。咄咄怪事 咄咄，嗟歎聲。晉殷浩被黜放，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事見晉書殷浩傳。魯論三句 論語經秦火後有魯論古論齊論三種。魯論篇次與今本同。齊論古論則與魯論有異，今整個面目已不可見矣。「我欲仁，斯仁至矣」兩語見論語述而。

## 古今笑史序

予友石鐘朱子，卓犖魁奇，性無雜嗜，惟嗜飲酒讀書。飲中狂興，可繼七賢  
①而八，八仙②而九，書則其下酒物③也。仲姜玉、季宮聲，亦具飲癖，而量稍  
殺④。皆雅好讀書。讀之不已，又從而筆削之；筆削之不已，又從而劖闕⑤之。  
虛其間或有讀而不快，快而不甚快者，是何異于旨酒既設，餚核雜陳，而忽有俗  
客衝筵，腐儒罵坐，使飲興爲之中阻，不可謂非酒厄，勢必扶而去之，以俟洗盞  
更酌，此古今笑史不得不刪，刪而又不得不重謀劖闕也。人謂石鐘昆季于此爲讀  
書計，烏知其爲飲酒計乎？

是編之輯，出于馮子猶龍⑥。其初名爲譚樂。後人謂其網羅之事，盡屬談

諧，求爲正色而談者，百不得一，名爲談槩，實則笑府，亦何渾樸其貌而豔冶其中乎？遂以古今笑易名，從時好也。噫！『笑』『談』兩端，固若是其異乎！吾謂談鋒一輟，笑柄不生，是談爲笑之母。無如世之善談者寡，喜笑的衆，咸謂以我之談，博人之笑，是我爲人役，苦在我而樂在人也。試問伶人演劇，座客觀場，觀場者樂乎；抑演劇者樂乎？始名談槩，而問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並嗜，購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談而喜笑也明矣；不投以所喜，懸之國門，奚裨乎？

石鐘昆季，筆削旣竣，而問序于予。予請所以命名者：仍舊貫乎？從時尚乎？石鐘曰：予酒人也，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無暇爲管人清談，知有笑而已矣。但馮子猶龍之輯是編，述也，非作也，予雖稍有擗節，然不敢旁贅一詞，又述其所述者也，述而不作，仍古史也，試增一詞爲古今笑史；能免蛇足。

之譏否乎？」予曰：「善！古不云乎，「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是集非他，皆古今絕妙文章，但去其怒罵者而已，命曰笑史，誰曰不宜？」

●七賢 指竹林七賢。晉書嵇康傳：「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此七賢多善飲酒，且狂放不守禮法。八仙 指飲中八仙。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謂賀知章、王璉、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八人。書則其下酒物 龔明之中吳紀聞：『蘇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觀書，以一斗爲率。正獻深以爲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

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④殺

音鍛，減削也。

⑤剗

鐫板曰剗。

⑥馮子儁龍

明馮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貢生。知壽寧縣，未幾卽歸，值國變，遂殉節焉。工詩文，尤工經學，其他戲曲小說，亦均有著述。

⑦懸之國門

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⑧仍舊貫

論語先進：「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

⑨予酒人也五句 晉書畢卓傳：「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

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又晉人雅好清談，清談者，祖述老莊，排棄世務，專談空理之謂也。

⑩蛇足 喻多

事也。戰國策齊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① 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此蘇軾自謂其作文之情況也。

## 耐病解

予自春王正月①，自秣陵②移家家武林③，經理維艱，遂以憂勞成疾。藥攻不克，幾登夜台④。至春杪夏初，微有起色。旋以下樓失足，猛然一蹶，筋骨皆傷，瀕於死者復兩閱月。夏仲小愈，送豚子⑤就試婺州⑥，又以冒暑受傷，輿疾

而返。始而痢，繼而瘡，繼而瘡痢並作，加以嗽喘怔忡諸餘症。斯時也，即使家坐十醫，口嘗百藥，尙慮攻此失彼，猶萬弩當前，非重鎧倍甲所能禦矣。維時家厄陳蔡<sup>⑦</sup>，貫米貸薪之不暇，尙能召巫咸<sup>⑧</sup>，覓芝朮哉？惟有坐待羅刹<sup>⑨</sup>之至，靜觀躡踊<sup>⑩</sup>之形而已。——詎料不然。

春初之疾，藥用金石，貴者攻之不愈。夏初之疾，藥用草木，賤者攻之亦不愈。迨後貴賤皆無，藥以勿藥，不期月而霍然<sup>⑪</sup>起矣。且善飯健步，過於疇昔。始知病猶虎也，虎逢人卽食，惟見不畏己者卽舍之。病猶鬼也，鬼遇物卽祟，惟見不信左道者卽去之。病無所不奈何，惟不能奈何窮人；窮之爲力大矣哉！古云：『病不服藥，常得中醫。』予曰：『非特中醫，直醫國手耳。』

是歲之九月，偶適吳興<sup>⑫</sup>，歸安<sup>⑬</sup>何紫雲使君<sup>⑭</sup>，作耐病述一篇示予。謂夏秋之交，以憂旱禱雨，積勞成瘧，五內如焚，非多飲清泉弗解。又復抱疴理簿

書，清訟獄，日無寧晷。醫者危之，勸以忌飲水，節勞靜攝，多服參苓，始克有濟。時參值數倍於今，使君貧莫能致，匪特不從醫諫，且若有意悞<sup>①</sup>之。如是者彌月，而瘡忽愈，因作是篇志喜。內多疑詞，不藥自愈，其理莫能解也。予三復而美其文，因其不解，述所解解之。

然予之疾，與使君之疾，不可同年語也。予之疾，起於憂一家，勞一身，使君則憂庶民之憂，勞軍國之勞。孟氏云：『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sup>②</sup>。』毛詩云：『保佑命之，自天申之<sup>③</sup>。』是使君之疾，自弗藥而天藥之，已弗禱而民禱之，瘡卽能奈一人何，莫能奈萬民何，卽能奈萬民何，其能奈天何哉？此所以藥不瞑眩而疾自瘳<sup>④</sup>，災未祓除<sup>⑤</sup>而祥已至也。使君又何疑焉？

●春王正月 春秋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言隱公之始年。爲周王之正月也。此處所云，殆指清聖祖康熙元年。●秣陵 指舊江寧縣治，今首都



市。③武林 原爲山名，卽今之靈隱山也。後通稱杭縣爲武林。④夜

台 卽冥間。⑤豚子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注，記曹操於濡須見權「舟船

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

耳！」孫權字仲謀，劉表字景升。後人因用豚犬爲自稱其子之謙辭。或稱

豚兒，豚子，犬子，小犬，其義一也。⑥婺州 今浙江金華縣治，昔爲金

華府。⑦家厄陳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⑧巫咸 帝堯醫。⑨糶利 楚語，義爲食人之鬼

神。⑩躡踵 見朱子修齡倡義鳩資贖難民妻女紀略注⑪霍然 散之速

也。⑫吳興 當是指昔之吳興郡，卽今之吳興縣治。⑬歸安 明清爲浙

江湖州府治，民國廢，與烏程并爲吳興縣。⑭使君 刺史也。⑮懷 故

意反對爲復。

⑤孟氏云三句

憂民之憂兩語見孟子梁惠王下。

⑥毛詩云

三句

『保佑』兩語見詩經大雅生民之什鳧鷖篇。其全章云：『假樂君子，

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謂既保之，佑之，

命之，而又申重之也。毛經卽詩經，以其爲毛公所著，故稱毛詩。

⑦藥不

瞑眩而疾自瘳

尙書商書說命上：『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慣亂

也。瘳，癒也。

⑧戒除

謂治之使清潔也。

## 賣山券

山可買乎？不可買乎？云不可買，胡無券者不得業①焉？如云可買，胡有券者不得常業焉？二說究何居乎？曰，可買；第非青銅白銀所能居而有焉。青銅白

鐵，能購其木石，不能易其精靈；能買其肢體，不能易其姓名。然則恃何以居之？曰：恃絕德畸行<sup>①</sup>，與瓌璋<sup>②</sup>之詩文，其價值足與相當，則此山遂改易姓字，竭精畢能以歸之，雖歷古今，變滄桑<sup>③</sup>，不二其主。故海內名山，皆有所屬，如嚴陵受氏於子陵<sup>④</sup>，龍崗貽稱於諸葛<sup>⑤</sup>，蘭亭噪名於羲之<sup>⑥</sup>，赤壁蜚聲於子瞻<sup>⑦</sup>，諸難枚述。自商賈仕宦，以及樵叟<sup>⑧</sup>牧豎，經其地則釋<sup>⑨</sup>其名，不俟問津而後識。其富且貴者，雖積金與山齊，力能負之而走，終不能削前人之姓氏，而代以己名。卽或業主遞更，亦僅同守薪之吏，灌園之丁，爲護往蹟而已，若號於人曰：『此山爲我也！』誰其然之？

伊山在灑<sup>⑩</sup>之西鄙。輿志<sup>⑪</sup>不載，邑乘<sup>⑫</sup>不登。高纔三十餘丈，廣不溢百畝，無壽松美箭<sup>⑬</sup>，詭石飛湍，足娛悅耳目，不過以在吾族卽離之間，遂買而家焉。吾儕小人，旣無德行可傳，而詩文又不能好，第山鮮奇勝，投以鄙固之辭，

亦未甚虧其價值。謬計可常有之矣，詎意兵燹之後，繼以凶荒，八口啼餓，悉書所有而歸諸他氏。噫！山棄人耶？人棄山耶？何相去之疾，而相別之慘也！

然既賣無事流連，乃於四至常契之外，別書一紙以遺受者曰：「買是山木石肢體之銅鐵，則既受之於子矣。若夫質精靈易姓名之價值，尙有俟焉。今人備一小物，必書其隙曰，「某年月日某置，」斯他人不得攘而有之，矧百畝之山乎？且余向嘗爲伊山別業詩<sup>⑤</sup>，載入集中，稍布遐邇矣。他日過此者曰：「是卽李子之山也。」子寧不怒？夫陽受其值而陰踞其名，是市黠也；然非舊主所能禁。子欲鼎革<sup>⑥</sup>無難，其急登高而作賦，繞匝而尋詩，務使離奇瓌璋出余上，壽諸梨棗<sup>⑦</sup>，脛翼<sup>⑧</sup>人間，俾見者曰：「伊山不屬李子矣，售得其人矣。」若是，余卽欲陰踞其名，誰復信之？否則幸記斯言，勿咎予不白之初，而貽後言于予！」

①業 財產田地之屬皆曰業。此處『不得業』，有不得以爲產業之意。②絕

德崎行 卓絕之德性，獨特之行爲。 ③ 瓌璋 珍奇也。 ④ 滄桑 卽滄海

桑田之合稱，古人云「滄海成桑田」，以喻時勢之變易。 ⑤ 嚴陵受氏於子

陵 嚴陵山在今浙江桐廬縣西四十里，一名富春山。有東西二台，清麗奇

絕，號錦峯繡嶺，爲嚴子陵垂釣處。嚴子陵，原姓莊，避明帝諱改。名光，

一名遵，後漢餘姚人。（西元前371—西元後55）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

帝位，欲用之，終不可，耕於富春山。山中復有瀨名嚴陵瀨，均以嚴得名。

⑥ 龍崗貽稱於諸葛 龍崗卽臥龍崗，在河南南陽縣西南，相傳諸葛亮草廬

在焉。諸葛，字孔明，三國陽都人（181—234）佐劉備和吳攻魏，卒成鼎足

之勢。 ⑦ 蘭亭噪名於義之 蘭亭在今浙江紹興縣西南。地名蘭渚，渚有

亭。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等四十一人修禊於此。王有蘭亭集序傳誦

於世，因之蘭亭之名亦彰。王字逸少，晉臨沂人。（321—379）爲人骨鯁。

仕爲右軍將軍；世稱王右軍。善書，草隸爲古今冠。⑧赤壁蜚聲於子瞻，赤

壁原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乃周瑜破曹軍處，又在湖北黃岡縣城外有赤鼻

磯。蘇軾遊之，誤以爲周郎赤壁，有前後赤壁賦，因之黃岡赤壁之名大著，

蘇軾，字子瞻，宋眉山人。(1036—1101)博通經史，其爲文尤涵渾光芒，雄

視百代，又善書，兼工繪事。與父洵弟轍號三蘇。⑨叱田民也。⑩釋

陳也。⑪灑水名，在浙江境，卽衢江也。⑫輿志指輿地圖志。

⑬邑乘指州府志。⑭箭竹之小者曰箭。⑮伊山別業詩李笠翁詩集

中有伊園十便伊園十二宜諸詩。⑯鼎革易雜卦：『革，去故也；鼎，取

新也。』⑰壽諸梨棗雕版以梨木棗木爲上，故稱書版曰梨棗。壽諸梨棗

者，謂藉印刷以垂久遠也。⑱脛翼脛代走，翼代飛，意蓋指傳布也。

## 瘞犬文

山居有犬，黝而碩，馴而曉，主人愛焉，字以「神獒」<sup>一</sup>，司夜於山居有年矣。穿窬<sup>二</sup>輩將有事於室中之藏，慮其咆哮以相敗也，食以毒而斃諸塗。主人如失左右手，乃衣以茅，棺以席，瘞於山居之側，且爲文以告之。

有客過之曰：「物蠢人靈，貴賤攸<sup>三</sup>分，生靡我豢<sup>四</sup>，死應我羹<sup>五</sup>。今犬之死，子旣寬以鼎鑊之罰，予以窀穸<sup>六</sup>之寧，而復殺青<sup>七</sup>從事，無乃貴庶類<sup>八</sup>而自賤其文乎？」主人曰：「殆不然。凡物之不以天年<sup>九</sup>終者，有德斯德之，有功斯功之，所以妥其魂魄，使不爲厲也。茲犬有七德，而死於忠，我哀以文，奚過焉？」

客曰：「七德云何？」主人曰：「一之犬也，食人之食，賊人之賊<sup>十</sup>，恥埒素

餐①，不偶②於職，德一。心專志粹，一人是媚，不問堯夷，非主則吠③，德二。前戰後矛，矢石交投，咆哮相犯，不生是求④，德三。憂勤盡瘁，不遑假寐，一家卽安，隻身相衛，德四。時晦則知，時明則愚，行藏合古，迴別時趣⑤，德五。呼則來之，叱斯去之，聆音辨色，諳時識機，德六。若夫家喪業凋，粒絕烟銷，親朋見絕，鄰里相嘲，尾搖搖而眷主，腹噲噲而耐枵⑥，不捐⑦涼而就熱，類君子之石交⑧，德七。具此七德，哀之以文，奚過焉？』客曰：『詳哉，子之體物也，予習而不察，焉往而不相失哉！』

主人曰：『是旣厥德而未旣厥功，吾尙爲子畢奏焉。其於世也寡求，其於人也多益。播聲於遠，爲國增繁庶之風⑨，息響於宵，爲世增太平之色⑩，是其聲繁治亂也。時眠黃葉，時吠白雲，破我癡夢，觸我詩情，是其益效砥礪也。看雲覓句，尾我登山，沽酪買書，隨予入市，是其勞代臧獲⑪也。牀頭之劍，架上之



書，未竿之竹，新種之魚，非其繞夜相守，豈得長爲我娛？是其司勤與守也。之數功者，詎不庸哉？以德若彼，以功若此，嗚嗚③之文，予何悵④焉？』

客三肯其首而去。

① 獒 猛犬也。 ② 穿窬 論語陽貨：『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穿壁；

窬，踰牆。 ③ 攸 所以也。 ④ 生靡我豢 以穀養畜曰豢，靡則靡費也。

⑤ 死應我羹 意謂死後應爲我所食之羹湯。 ⑥ 窀穸 墓穴也。 ⑦ 殺青

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後人因謂屬文爲殺青。 ⑧

庶類 庶，衆也。 ⑨ 天年 謂得盡其天然之壽命也。 ⑩ 賊人之賊 上一賊

字爲動詞，賊害之意。 ⑪ 恥埒素餐 埒，等也。詩經魏風伐檀：『彼君子

兮，不素餐兮！』素，空；餐，食也，謂無事而食也。 ⑫ 偶 合也。 ⑬ 不

問堯夷，非主則吠 史記淮陰侯傳：『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

主。『夷指伯夷。』①不生是求 意謂不計生死，拚命也。②時晦則知四

句 時晦則知，時明則愚，謂犬之善守夜。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犬能於昏夜之中盡其智能，白日之內，又復沉沉如愚，所以謂爲『行

藏合古。』又有定向而疾行以赴之曰趣。③枵 此處應作枵腹解，枵腹，

空腹也。④捐 棄也。⑤石交 喻交誼之堅也。⑥播聲於遠兩句 意

謂雞犬之聲相聞，一國繁庶之風，自因此而增。⑦息響於宵兩句 意謂夜

無吠聲，斯無盜賊，所以爲世增其太平之色。⑧臧獲 奴婢也。⑨噉噉

猶小小也。⑩恠 與『吝』同。

## 與林安國

(一)

敝寓屋小面西，別後卽逢虐暑，日坐火山湯海中。自主人以及臧獲<sup>①</sup>，總無一人不善病者，以是未及過從，且疎音候。茲喜立秋屆期，自此以往，或可日焉數過，以補從前未逮。

貴東翁<sup>②</sup>七夕之約，不敢辭，亦不敢許以必赴，乞以暑退之疾徐，卜人來之果否。不似天河對岸之人，至期必度，不以雨風晦明爲間<sup>③</sup>也。——預託西賓代陳此意。

①臧獲 見癡人文註<sup>④</sup>。

②東翁 左傳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

『若舍鄭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鄭在秦東，故武云然。後人因謂東爲主，謂西爲客。稱主人曰東家東翁，主人稱所延師曰西席西賓，皆從此出也。③不似天河對岸之人三句 天河卽銀河。其東岸有織女星，西岸有牽牛星，傳每年七夕始能相逢一度。間，去聲，隔也。

## (二) 謝賜席

若非餽核見遺，幾不知今夕何夕。山中無曆①，我輩之常，不意來都門煩燠之地，亦復如是。

貴東翁議招，老東翁議餽，均是曲體人情。然邀之爲惠，止及一身，寓中多人，未免枵腹②以俟，不若餽之爲利溥③也。請博一笑。

①山中無曆 昔隱者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②枵腹 人饑

曰枵腹。③溥 漏也。

### 與倪函谷孝廉①（借澡盆）

日來西客罕至，驟貴如麟。昨晚始到數騎，增價僱就，廿三日果于行矣。

弟入都半載，塵垢滿身，未經一浴，無其具也。北人都不辦此，且謂多浴耗神；不審此地諸公，得此養生妙訣，果能與彭錢比算②否？老年翁③以南人居北，必能辟此迂風；如有其具，幸爲一假。

磁盆寓中儘有，但恐浴至好處，忽然瓦解④，喫驚致病，則耗神之說驗矣，將爲北地諸公所笑，故必求其木者。

①孝廉 明清以來稱舉人爲孝廉。

②彭錢比算

彭錢姓錢名鏗，上古陸終

氏第三子，帝顓頊之孫。封於彭城，故稱彭祖。相傳活八百餘歲。算，數也。③年翁 年謂同年登科者，翁則尊稱也。④瓦解 言如瓦之自裂也。

## 復俞貞菴

集以序傳者，三都而後不再見①。近世弁語②，悉藉書籍以傳。拙筆之序名稿，尙恐書留千載，序僅一時。譬之如來金身③，千古不壞，佛頭塵穢，風過卽消，求附不朽④而不可得，敢如來諭所稱？不虞之譽⑤，徒知厚媿。

①集以序傳二句 晉書左思傳，思作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固張衡，恐以人廢言，乞皇甫謐爲其賦序。自是以後，盛重於時。●

弁語 弁，冠名。弁言，卽指置之書前之序言也。●金身 指佛像。

不朽 古人謂有三不朽，卽立德，立功，立言，此處則指不朽之言。●五不

虞之譽 孟子離婁：『有虞不之譽。』虞，度也。

## 與沈亮臣

自來說貧，盈篇累牘，總不出『饑寒』二字。余謂貧士之苦，有十倍飢寒者，逋累是也。忍十日之飢寒，不足緩追呼於片刻；倘以緩十日追呼者而自療飢寒，非但弗死，卽以之鼓腹擊壤●而有餘矣。堯天舜日之下，安得復有貧士哉？聞足下日來亦苦於此，故以同病之呻吟告；總不知藥我輩者爲何人也！

●鼓腹擊壤 鼓腹言飽食而閒暇無事也。莊子馬蹄篇，謂上古赫胥氏之時，

人民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壤爲古遊戲之具。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語。

## 復王左車

營債之不宜借，猶烏喙<sup>㉑</sup>之不可救飢，針氈<sup>㉒</sup>之不可禦寒，弟嘗以此戒人，不謂今日自蹈其轍。始知身未極貧，而勸人以忍飢耐寒勿稱貸者，皆隔靴之搔，隔膜之視，徒益人痛癢。然不借營債，究竟不知借債之苦，正須略嘗其味。客歲以播遷<sup>㉓</sup>之故，貸武人一二百金，追呼之虐，過羅刹<sup>㉔</sup>百倍。日來已償其半，可謂一半是人，一半是鬼。此番出遊，只求償盡孽逋，免登鬼錄<sup>㉕</sup>，無他願也。來翰云，彼以我爲避債去，孰知正爲償債去乎？



- ①烏啄 卽烏頭，有毒植物。  
②針氈 謂氈中有針，不可服用也。  
③播遷 流離遷徙之義。  
④羅利 見耐病解注⑨。  
⑤鬼錄 猶言死籍也。

## 粵遊家報

(一)

離家後記起一事：靠東一帶牆垣，單薄之甚，此穿窬①捷徑也。又兼奴輩善睡，欲其爲司夜之犬難矣。爲今之計，欲盡立木柵，則數間之屋，非十餘金之費不能，米鹽莫支，何從辦此！不若以生平所著之書之印板，連架移入其地，使之貼牆，可抵一層夾壁。賊過此物，無不遠之若浼，以書籍梨棗②等物，皆致貧之具，出門求財者，以不見爲祥。且蓄此之家，其無厚積可知，與藏布帛菽粟者反

也。見信卽移，勿俟來日！

①穿窬

解見瘞犬文註①。

②梨棗

解見賣山券註①。

(二)

虔州①之米，賤于吾浙之糠。卽今移居白門②，米值稍廉於浙，而此間喫飯，猶儉於金陵③之喫粥也。卽雞鵝魚豕，無一不賤。况地主爭迎，自爨之日甚少。因念客子飽欲死，家人飢欲死，何甘與苦之太不均乎？

①虔州

今江西贛縣。

②白門

卽金陵。

③金陵

見登燕子磯觀舊刻詩

詞記註③。

## 與徐東來

借來諸書，除某某二集外，皆屬可焚。每見此等詩刻，卽爲梨棗<sup>①</sup>稱冤，秦始皇真英雄<sup>②</sup>，惜乎不生於今日！嬴秦以前，可焚之書尙少，此時再出一始皇，其功當百倍秦一世<sup>③</sup>耳。不審鄴架<sup>④</sup>之上，置此何爲？——豈君家富於醬瓿，留此以待不時之需耶<sup>⑤</sup>？謹一一歸上。

①梨棗

解見賣山券註<sup>①</sup>。

②秦始皇真英雄

始皇嬴姓，名政。史稱其曾

焚書坑儒、

③秦一世

卽秦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朕爲始皇帝，後世

以數計，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是始皇爲一世也。

④鄴架

唐李泌封鄴侯，家富藏書，故後人稱藏書之處爲鄴架。

⑤豈君家富於醬瓿

二句 前漢書揚雄傳：『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此處則借以形容諸書之無足觀。

## 向鄰翁索菊

向人索花，於己爲韻事，於人則不韻甚矣。然不向吾翁索花，於己爲不韻，於吾翁亦非韻事也。

聞今歲藝菊獨繁，主人旦夕飽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我始，敢循例奉丐數本，點綴荒籬；知白衣送酒●時，必不能忘舊主人也。

●白衣送酒 檀道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摘盈

把，坐其側。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使就酌而後歸。」

## 贈陸誕先

客有工琴者，偶過荒齋，請試其技。弟素不善此，未嘗蓄之；然索之不得，未免彰吾俗態，遂詭詞以應，而密令童子求假於兄。倘兄吝而不發，或姑遲之，皆有意窘弟也；諒兄不忍爲。故疾書以告。

## 與孫宇台

弟向在湖上時，益友①二三，於吾宇台首屈一指。自弟播遷②以後，宇台亦

爲東西南北之人，不通聞問者，遂至十有餘載；重生計而薄交情，密經營而疎問難，究竟送窮不去，徒使鄙客日增，良可悔也。

邇因各歸故鄉，萍踪<sup>③</sup>復聚，頭顱雖白，興致尙豪，兩人互相稱慶。然傾蓋<sup>④</sup>卽別，若七月七日之牛女<sup>⑤</sup>，雖有相見之名，卒少歡娛之實，反不若終年契闊<sup>⑥</sup>，不生他想之爲愈也。

弟十年之內，著述頗煩。四海同人，非序卽評，皆有華袞<sup>⑦</sup>之錫，獨生平最密之宇台，茫無隻字，缺陷世界，未有過於此者。茲作一詩奉寄，兼以新刻附覽，擇其可評者評之，書雖成，梓人<sup>⑧</sup>慣作女媧氏<sup>⑨</sup>，文字之天，猶可補也。

●益友 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播遷 見復王左車書註<sup>⑩</sup>。  
●萍踪 喻行跡無定也。  
●傾蓋

家語觀思：『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蓋謂

並車對語，兩蓋相切而下傾也。⑤七月七日之牛女 見與林安國第一書註

⑥契闊 疎闊也。⑦華袞 袞，古者天子之禮服也。春秋穀梁傳

序：「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⑧梓人 攻木之工，此則指刻書之匠

人也。⑨女媧氏 淮南子覽冥訓：「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 與陳次升封翁

華誕①伊邇，漁卽日返金陵②，不獲與子稱觴③之日，謹先一月奉祝，今科一榜三賢，皆謝庭玉樹④，眞佳事之僅見者。漁彼時抱疴在牀，未及趨墀道喜，今總以一聯括之⑤。人情紙半張⑥，酸儒常態也，至以半張紙了無限人情，則亦酸態之僅見者。以僅賀僅，無乃相當？奉博一笑。

①封翁 子孫顯貴，其父祖受封典者稱封君，亦稱封翁。 ②華誕 稱人之

誕日曰華誕。 ③金陵 見登燕子磯觀舊刻詩詞記註。 ④稱觴 稱，舉

也。祝壽之意。 ⑤謝庭玉樹 世說新語言語：「謝安問諸子姪：子弟亦何

預人事，而正欲使佳？諸人莫有言者。謝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階庭耳。」玉樹，喻美材也。 ⑥一聯括之 聯爲「一榜列三英，新貴稱觴

誇鼎足；羣賢依八座，舊臣移笏近床頭。」 ⑦人情紙半張 諺云：「秀才

人情紙半張。」謂以聯對送人也。

## 灑 掃

精美之房，宜勤灑掃。然灑掃中亦具大段學問，非僮僕所能知也。欲去浮



塵，先用水灑，此古人傳示之法，今世行之者，十中不得一二。蓋因童子性懶，慮有汲水之煩，止掃不灑，是以兩事併爲一事，惜其力也。久之，習爲固然，非特童子忘之，并主人亦不知掃地之先，更有一事矣。彼但知兩者併一，是省事法，殊不知因其懶也，遂以一事化爲數十事。服役者既以爲苦，而指使者亦覺其繁。然總不知此數十事者，皆從一事苟簡而生之者也。精舍之內，自明窗淨几而外，尙有圖書翰墨，骨董器玩之種種，無一不忌紅塵。不灑而掃，是以紅塵摻物，物物皆受其蒙，併棟梁之上，榱桷之間，亦生障翳，勢必逐件擦磨，始現本來面目，手不停揮者半日，纔能竣事，不亦勞乎？若能先灑後掃，則掃過之後，只顧塵尾一拂，一日清晨之事畢矣，何指使服役之紛紛哉？此灑水之不容已也。然勤掃不如勤灑，人則知之，多灑不如輕掃，人則未知之也。饒其善灑，不能處處皆遍，究竟乾地居多，服役者不知，以其既經灑濕，則任意揮掃，無妨

揚塵，舞蹈之際，障翳之生也更多。故連帚切記勿重，匪特勿重，每于歇手之際，必使帚尾着地，勿令懸空。如掃一帚，起一帚，則與揮扇無異，是揚灰使起，非抑塵使伏也。此是一法。又有閉門掃地之訣，不可不知。如人先掃房舍，後及階除，則將房舍之門緊閉。俟掃完階除後，略停片刻，然後開門，始無灰塵入戶之患。臧獲<sup>⑤</sup>不知，以爲房舍掃完，其事畢矣，此後漸及門外，與內絕不相蒙<sup>⑥</sup>，豈知有顧此失彼之患哉？順風揚灰，一帚可當十帚，較之未掃更甚。此皆世人所忽，故拈出告之，然未免饒舌<sup>⑦</sup>。

灑掃二事，勢必相因，缺一不可。然亦有時以孤行爲妙，是又不可不知。先灑後掃，言其常也，若旦旦如是，則土膠於水，積而不去，日厚一日，磚板受其虛名，而有土階之實矣。故灑過數日，必留一日勿灑，止令童子輕輕用帚，不致揚塵。是數日所積者，一朝去之，則水土交相爲用，而不交相爲害矣。

- ①紅塵 此處卽指塵土。  
②搽 搓捫也。  
③椽桷 椽，屋椽；桷，椽之方者。  
④塵尾 拂塵也。  
⑤減獲 見瘞犬文註②。  
⑥相蒙 有相合之意。  
⑦饒舌 多話也。

## 大山

山之小者易工，大者難好。予遨遊一生，遍覽名園，從未見有盈畝累丈之山，能無補綴穿鑿之痕，遙望與真山無異者。猶之文章一道，結構全體難，敷陳零頭易。唐宋八大家①之文，全以氣魄勝人，不必句櫛字篋，一望而知爲名作，以其先有成局，而後修飾詞華，故篋覽細觀，同一致②也。若夫間架未立，才自筆生，由前幅而生中幅，由中幅而生後幅，是謂以文作文，亦是水到渠成③之

妙境，然但可近視，不耐遠觀，遠觀則巖竇④縫紐之痕出矣。書畫之理亦然。名流墨跡，懸在中堂，隔尋丈而觀之，不知何者爲山，何者爲水，何處是亭臺樹木，卽字之筆畫，杳不能辨，而只覽全幅規模，便足令人稱許，何也？氣魄勝人而全體章法之不謬也。至於皴石成山之法，人半皆無成局，猶之以文作文，遂段滋生者耳。名手亦然，矧庸匠乎？然則欲皴巨石者，將如何而可？必俟唐宋諸大家復出，以八斗才人⑤，變爲五丁力士⑥，而後可使運斤⑦乎？抑分一座大山，又爲數十座小山，窮年俯視以藏其拙乎？曰不難。用以土代石之法，既減人工，又省物力，且有天然委曲之妙，混假山於真山之中，使人不能辨者，其法真妙於此。皴高廣之山，全用碎石，則如百衲⑧僧衣，求一無縫處而不得，此其所以不耐觀也。以土間之，則可泯然無跡。且便於種樹，樹根盤固，與石比堅。且樹木葉繁，混然一色，不辨其爲誰石誰土，列於真山左右，有能辨爲積皴而成者乎？

此法不論石多石少，亦不必定求土石相半。土多則是土山帶石，石多則是石山帶土。土石二物，原不相離，石山離土，則草木不生，是童山也。

●唐宋八大家 指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也。此稱始於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

●一致 意態也。

水到渠成 意謂不期然而然。

④ 襜積 謂盛布帛之廣而摺疊之。

⑤ 八斗

才人 宋謝靈運謂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

共用一斗。

⑥ 五丁力士 五丁，力士也。華陽國志，蜀志：『秦惠王知蜀

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一人攬

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

從，而山分爲五。今其山或名爲五丁塚。』

⑦ 運斤 莊子徐無鬼『郢人墨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名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垜而鼻不傷，

鄧人立不失容。」

⑧百衲

衲謂補綴；百衲衣，極言其補綴之多也。

⑨

童山 不生草木之山。

## 忌排偶

臚列●古玩，切忌排偶，此陳說也。予生平恥拾唾餘，何必更蹈其轍。但排偶之中，亦有分別。有似排非排，非偶是偶，又有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實者，皆當疏明其說，以備講求。如天生一日，復生一月，似乎排矣，然二曜●出不同時，且有極明微明之別，是同中有異，不得竟以排比目之矣。所忌乎排偶者，謂其有意使然。如左置一物，右無一物以配之，必求一色相●俱同者，與之相並，是則非偶而是偶，所當急急者矣。若夫天生一對，地生一雙，加雌雄二劍●，駕

鴛二壺，本來原在一處者，而我必欲分之，以避排偶之跡，則亦矯揉⑤執滯，大失物理人情之正矣。卽避排偶之跡，亦不必強使分開，或比肩其形，或連環其勢，使二物合成一物，卽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實矣。大約擺列之法，忌作八字形，二物並列，不分前後，不爽分寸者是也。忌作四方形，每角一物，勢如小菜碟者是也。忌作梅花體，中置一大物，周遭以小物是也。餘可類推。當行之法，則與時變化，就地權宜，視形體爲縱橫曲直，非可預設規模者也。如必欲強拈一二，若三物相俱，宜作『品』字格，或一前二後，或左一右二，或右一左二，皆謂錯綜⑥。若以三者並列，則犯排矣。四物相俱，宜作『心』字及『火』字格，擇一或高或長者爲主，餘前後左右列之，但宜疎密斷連不等，均勻配合，是謂參差⑦。若左右各二，不使單行，則犯偶矣。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雅人君子⑧。

①臚列 陳列也。 ②二曜 指日月。 ③色相 佛家以一切外物凡有形式者，皆謂之色相。 ④雌雄二劍 吳地記：「干將鑄成二劍，進雄劍於吳王而藏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 ⑤矯揉 與矯輮同，曲直之也。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揉。 ⑥錯綜 交錯總聚也。 ⑦參差 不齊也。

⑧此其大略也三句 孟子滕文公上：「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潤澤，謂因時制宜。

## 貴活變

幽齋陳設，妙在日異月新。若使骨董生根，終年匏繫①一處，則因物多腐像，遂使人少生機，非善用古物者也。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動移，此外皆



當活變。何也？眼界關乎心境，人欲活潑其心，先宜活潑其眼。卽房舍不可動移，亦有起死回生之法。譬如造屋數進，取其高卑廣隘之尺寸不甚相懸者，授意匠工，凡作牕櫺門扇，皆同其寬窄，而異其體裁，以便交相更替。同一房也，以彼處門牕挪入此處，便覺耳目一新，有如房舍皆遷者。再入彼屋，又換一番境界，是不特遷其一，且遷其二矣。房舍猶然，况器物乎？或卑者使高，或遠者使近，或二物別之既久，而使一旦相親，或數物混處多時，而使忽然隔絕，是無情之物，變爲有情，若有悲歡離合乎其間者。但須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則造物在手，而臻化境矣。人謂朝東夕西，往來僕僕，何許子之不憚煩乎？予曰：陶士行之運甓，視此猶煩，未有筭其多事者。况古玩之可親，猶勝於甓，樂此者不覺其疲？但不可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道。

● 匏紫 論語陽貨：『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此處匏

繫之義，蓋謂如瓠之繫於一處，不稍變動也。 ②懸 懸殊之義，迥別也。

③造物在手 造物卽造化，義與天同，創造化育之謂。 ④化境 自然造化

之境。 ⑤僕僕 煩猥也。 ⑥何許子之不憚煩 孟子滕文公上：『何許子

之不憚煩？』許子指爲神農之言者許行。以其亦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百工之

事，原不可以一人耕且爲之，故孟子轉譏之。此處引用，重在『不憚煩』三

字，實與許行之事無關。 ⑦陶士行之運甃 陶侃，字士行。晉潯陽人。

(257-333)晉書陶侃傳謂侃爲廣州刺史時，『無事輒朝運百甃於齋外，暮運

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⑧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論語陽貨：『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

哉！』

## 筍

論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潔，曰芳馥，曰鬆脆而已矣。不知其至美所在，能

居肉食之上者，祇在一字之「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鮮即甘之所從出也。此種供奉，惟山僧野老，躬治園圃者，得以有之。城市之人向賣菜傭求活者，不得與焉。然他種蔬食，不論城市山林，凡宅旁有圃者，旋摘旋烹，亦能時有其樂。至於筍之一物，則斷斷宜在山林。城市所有者，任爾芳鮮，終是筍之剩義。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但將筍肉齊烹，合盛一簋，人止食筍而遺肉，則肉爲魚而筍爲熊掌可知矣。購於市者且然，况山中之旋掘者乎？食筍之法多端，不能悉紀，請以兩言概之曰：『素宜白水，葷用肥

猪。』茹齋者食筍，若以他物件之，香油和之，則陳味奪鮮，而筍之真趣沒矣。白煮俟熟，略加醬油。從來至美之物，皆利於孤行，此類是也。以之伴葷，則牛羊鷄鴨等物，皆非所宜，獨宜於豕，又獨宜於肥。肥非欲其膩也，肉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筍，則不見其甘，而但覺其鮮之至也。烹之既熟，肥肉盡當去之，卽汁亦不宜多存。存其半而益以清湯。調和之物，惟醋與酒。此製葷筍之大凡也。筍之爲物，不止孤行並用，各見其美，凡食物中無論葷素皆當用作調和。菜中之笋，與藥中之甘草同是必需之物，有此則諸味皆鮮。但不當用其渣滓，而用其精液。庖人之善治具者，凡有焯笋之湯，悉留不去，每作一饌，必以和之，食者但知他物之鮮，而不知有所以鮮之者在也。本草中所載諸食物，益人者不盡可口，可口者未必益人，求能兩擅其長者，莫過於此。東坡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不知能醫俗者，亦能醫瘦；但有

已成竹與未成竹之分耳。

①記曰：『甘受和，白受采。』禮記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

采。』言惟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爲質，所謂『繪事後素』也。

②剩義 剩，副也，餘也，謂非正義也。③比肩 謂相配合不分高下。

④簋 盛餽饌之器。⑤肉爲魚而筍爲熊掌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魚，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蓋魚

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⑥茹齋 蔬食曰齋，茹齋卽喫素也。⑦

大凡 猶大概也。⑧治具 治辦宴客之供具。⑨焯 音琢，俗亦讀如

綽，水燒沸後，鮮物置其中約略一煮之謂。⑩本草 書名。相傳爲神農所

作，其實書始於後漢，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也。內載藥物數百味，分上中

下三品，醫家必讀之書也。⑪東坡 宋蘇軾也，見賣山券註⑧。

## 菜

世人製菜之法，可稱百怪千奇，自新鮮以至於醃糟醬臘，無一不曲盡奇能，務求至美，獨于起根發軔之事，缺焉不講，予甚惑之。其事維何？有八字訣云：「摘之務鮮，洗之務淨。」務鮮之論，已悉前篇。蔬食之最淨者，曰筍，曰豆芽，其最穢者，則莫如家種之菜。灌肥①之際，必連根帶葉而澆之，隨澆隨摘，隨摘隨食，其間清濁，多有不可問者。洗菜之人，不過浸入水中，左右數灑②，其事畢矣。孰知污穢之濕者可去，乾者難去，日積月累之糞，豈頃刻數灑之所能盡哉？故洗菜務得其法，並須務得其人。以懶人性急之人洗菜，猶之乎弗洗也。洗菜之法，入水宜久，久則乾者侵透而易去。洗菜用刷，刷則高低曲折處皆可

到，始能滌盡無遺。若是，則菜之本質淨矣。本質淨而後可加作料③，可盡人工。不然，是先以污穢作調和，雖有百和之香④，能敵一星之臭乎？噫！富室大家，食指⑤繁盛者，欲保其不食污穢，難矣哉！

- ①灌肥 澆灌肥料也。肥指糞使之類。 ②澆 滲也，謂水因阻隔而徐徐下滲，去其混濁也。 ③作料 調和食品之材料，如鹽醬之類。 ④百和之香

武帝內傳：『七月七日燔百和之香。』 ⑤食指 喻人口。

## 粥 飯

粥飯二物，爲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機設，無人不曉，焉用越俎①者強爲致詞？然有喫緊二語，巧婦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妨代爲喝破，使姑傳之媳，毋傳之女，

以兩言代千百言，亦簡便利人之事也。先就籠者言之：飯之大病，在內生外熟，非爛卽焦。粥之大病，在上清下淀<sup>㉑</sup>，如糊如膏。此火候不均之故，惟最拙最笨者有之，稍能炊爨者，必無其事。然亦有剛柔合道，燥濕得宜，而令人咀之嚼之，有粥飯之美形，無飲食之至味者，其病何在？曰：挹<sup>㉒</sup>水無度，增減不常之爲害也。其喫緊一語則曰：『粥水忌增，飯水忌減。』米用幾何，則水用幾何，宜有一定之度數，如醫人用藥，水一鍾，或鍾半，煎至七分或八分，皆有定數，若以意爲增減，則非藥味不出，卽藥性不存，而服之無效矣。不善執爨者用水不均，煮粥常患其少，煮飯常苦其多。多則逼而去之，少則增而入之。不知米之精液全在于水，逼去飯湯者，非去飯湯，去飯之精液也。精液去則飯爲渣滓，食之尙有味乎？粥之既熟，水米成交，猶米之釀而爲酒矣。慮其太厚而入之以水，非入水于粥，猶入水于酒也。水入而酒成糟粕，其味尙可咀乎？故善主中饋<sup>㉓</sup>者，挹水時



必限以數，使其勺不能增，滴無可減。再加以火候調勻，則其爲粥爲飯，不求異而異乎人矣。

饌客者，有時用飯必較家常所食者爲精。精用何法？曰：使之有香而已矣。予嘗授意小婦<sup>⑤</sup>，預設花露一盞，俟飯之初熟而澆之。澆過稍閉，拌勻而後入碗，食者歸功於穀米，詫爲異種而訊之，不知其爲尋常五穀也。此法祕之已久，今始告人。行此法者，不必滿釜澆遍，遍則費露甚多，而此法不行于世矣。止以一盞澆一隅足供佳客所需而止。露以薔薇、香櫞<sup>⑥</sup>、桂花三種爲上，勿用玫瑰，以玫瑰之香，食者易辨，知非穀性所有，薔薇、香櫞、桂花三種，與穀性之香者相若，使人難辨，故用之。

●越俎 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祝，主讀祝者。樽俎，盛酒食之器。意謂本非其職所應爲之事而代爲之也。 ●

淀，如淵而淺，音電。此處有沉澱在下之義。③挹 酌也。④中饋

進食於尊曰饋。中饋，言婦人在家，主飲食之事。⑤小婦 妾曰小婦。

⑥香櫛 此處係指香櫛花，非指果實也。

## 湯

湯卽羹之別名也。羹之爲名，雅而近古，不曰羹而曰湯者，慮人古雅其名，而卽鄭重其實，似專爲宴客而設者然。不知湯之爲物，與飯相俱者也。有飯卽應有羹，無羹則飯不能下，設羹以下飯，乃圖省儉之法，非尙奢靡之法也。古人飲酒，卽有下酒之物，食飯，卽有下飯之物，世俗改下飯爲度飯，謬矣！前人以讀史爲下酒物①，豈下酒之下亦從度乎？『下飯』二字，人謂指餚饌而言，予曰

不然。饋饌乃滯飯之具，非下飯之具也。食飯之人，見美饌在前①，箸遲疑而不下，非滯飯之具而何？飯猶舟也，羹猶水也，舟之在灘，非水不下，與飯之在喉，非湯不下，其勢一也。且養生之法，食貴能消，飯得羹而即消，其理易見，故善養生者，喫飯不可無羹，善作家者，喫飯亦不可無羹，宴客而爲省饌計者，不可無羹，卽宴客而欲其果腹②始去，一饌不留者，亦不可無羹。何也？羹能下飯，亦能下饌故也。近來吳越③張筵，每饌必注以湯，大得此法。吾謂家常自饋，亦莫妙於此。甯可食無饌，不可飯無湯。有湯下飯，卽小菜不設，亦可使哺啜如流。無湯下飯，卽美味盈前，亦有時食不下咽。予以一赤貧之士，而養半百日之家，有饑時而無饌④日者，遵是道也。

①前人以讀史爲下酒物 見古今笑史序註②。 ③果腹 食之已飽曰果腹。

④吳越 指江蘇浙江。 ⑤饑 與殓通。餓死曰殓。

# 桃

凡言草木之花，矢口●即稱桃李，是桃李二物，領袖羣芳者也。其所以領袖羣芳者，以色之大都不出紅白二種，桃色爲紅之極純，李色爲白之至潔，『桃花能紅李能白』一語，足盡二物之能事。然今人所重之桃，非古人所愛之桃，今人所重者爲口腹計，未嘗究及觀覽。大率桃之爲物，可目者未嘗可口，不能執兩端●事人。凡欲桃實之佳者，必以他樹接之，不知桃實之佳，佳于接，桃色之壞，亦壞於接。桃之未經接者，其色極嬌，酷似美人之面，所謂『桃腮』『桃靨』者，皆指天然未接之桃，非今時所謂碧桃、絳桃、金桃、銀桃之類也。卽今詩人所詠，畫圖所繪者，亦是此種。此種不得于名園，不得于勝地，惟鄉村籬落●之

間，牧兒樵叟所居之地，能富有之。欲看桃花者，必策蹇④郊行，聽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⑤，始能復有其樂。如僅載酒園亭，攜姬院落⑥，爲當春行樂計者，謂賞他卉則可，謂看桃花而能得其真趣，吾不信也。

噫！色之極媚者，莫過於桃，而壽之極短者，亦莫過於桃，紅顏薄命之說，單爲此種。凡見婦人面與相似，而色澤不分者，卽當以花魂視之，謂別形體不久也。然勿明言，至生涕泣。

① 矢口 卽出口，喻其急，故曰矢。 ② 兩端 謂左右不定也。 ③ 籬落

藩籬也。 ④ 策蹇 駑馬曰蹇。 ⑤ 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 晉陶潛有桃花源

記，言有武陵漁人偶入桃花林，遇秦時避亂者，後迷其處。 ⑥ 院落 落，居也。今人卽謂院爲落。

## 海棠

海棠有色而無香，此春秋責備賢者①之法。否則無香者衆，胡盡恕之，而獨于海棠是咎？然吾又謂海棠不盡無香，香在隱躍之間，又不幸而爲色掩，如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則爲精者所隱，一術太長，則六藝②皆通，悉爲人所不道。王羲之善書③，吳道子善畫④，此二人者，豈僅工書善畫者哉？蘇長公⑤不善棋酒，豈遂一子不拈，一卮不設者哉？詩文過高，棋酒不足稱耳。吾欲證前人有色無香之說，執海棠之初放者嗅之，另有一種清芬，利于緩咀⑥而不宜于猛嗅。使盡無香，則蜂蝶過門不入矣，何以鄭谷詠海棠詩⑦云：『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有香無香，當以蝶之去留爲證。且香之與臭，敵國也，花譜云：

『海棠無香而畏臭，不宜灌糞，』夫此者必卽彼<sup>八</sup>，若是則海棠無香之說，亦可備證于前而稍白於後矣。噫！大音希聲<sup>九</sup>，大羹不和<sup>十</sup>，奚必如蘭如麝，撲鼻薰人，而後謂之有香氣乎！

王禹偁<sup>①</sup>詩話云：『杜子美<sup>②</sup>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及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生母名海棠，予空疎未得其考，然恐子美卽善吟，亦不能物物詠到，一詩偶遺，卽使後人議及父母，甚矣！才子之難爲也！鼎革<sup>③</sup>以前，吾鄉杜姓者，其家海棠絕勝；予歲歲縱覽，未嘗或遺。嘗贈以詩云：『此花不比別花來，題破東君<sup>④</sup>着意培；不怪少陵無贈句，多情偏向杜家關。』似可爲少陵解嘲。

秋海棠一種較春花更媚。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sup>⑤</sup>者。春花肖美人之綽約<sup>⑥</sup>可愛者，秋花肖美人之纖弱可憐者。處子之可憐，少婦之可愛，二者不可得兼，必將娶憐而割愛矣。相傳秋海

棠初無是花，因女子懷人不至，涕泣灑地，遂生此地，名爲斷腸花。噫！同一淚也，灑之林中，卽產斑竹。灑之地上，卽生海棠，淚之爲物神矣哉！

春海棠顏色極佳，凡有園亭者不可不備。然貧士之家，不能必有，當以秋海棠補之。此花便于貧士者有二：移根卽是，不須錢買，一也；爲地不多，牆間壁上，皆可植之，性復喜陰，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羣花所棄之地也。

●春秋責備賢者 唐書太宗本紀贊：『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謂求其全備也。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也。 ●王羲之善書 見賣山

券註⑦。 ●四吳道子善畫 吳道玄，字道子，唐陽翟人。善畫，玄宗時召入

內供奉，世稱畫聖。 ●蘇長公 卽蘇軾，詳見賣山券註⑧。 ●咀 此處

有品味之義。 ●鄭谷詠海棠詩 谷字守愚，唐袁州人，唐僖宗光啓三年擢

第。仕至都官郎中，世稱鄭都官，又以鷓鴣詩得名，亦稱鄭鷓鴣。鄭另有蜀



中賞海棠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亦道及杜甫不咏海棠之事。⑧去此者必卽彼 意謂畏臭必近香。⑨大音希聲 語見老子。

王弼注云：『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⑩大羹不和 禮記樂記：

『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大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⑪王禹偁 字元

之，宋鉅野人。（954—1001）太平興國進士，爲右拾遺，遇事敢言。雅善文辭，有小畜集等。⑫杜子美 卽杜甫。甫字子美，居杜陵，自稱杜陵布

衣，或少陵野老。曾爲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唐襄陽人。（712—

770）善詩，與李白齊名，號李杜。其詩渾涵汪洋，千態萬狀，變時卽事，

世稱『詩史』。⑬鼎革 易雜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國家

易主，謂爲鼎革。李漁生於明末清初，故有此語。

⑤ 待年 女子未許嫁曰待年。

⑥ 綽約 柔弱貌。

⑦ 東君 司春之神。

## 玉 蘭

世無玉樹，請以此花當之。花之白者儘多，皆有葉色相亂，此則不葉而花，與梅同致，千幹萬蕊，盡放一時，殊盛事也。但絕盛之事，有時變爲恨事。衆花之開，無不忌雨，而此花尤甚。一樹好花，止須一宿微雨，盡皆變色，又覺腐爛可憎，較之無花，更爲乏趣。羣花開謝以時，謝者旣謝，開者猶開。此則一敗俱敗，半瓣不留。語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爲玉蘭主人者，常有延佇一經年，不得一朝盼望者，詎非香國中絕大恨事？故值此花一開，便宜急急賞玩，玩

得一日是一日，賞得一時是一時，若初開不玩，而俟全開，全開不賞，而俟盛開。則恐好事未行，而殺風景者至矣。噫！天何讎於玉蘭，而往往三歲之中，定有一二歲與之爲難哉？

①延佇 久立相待也。

## 木 槿

木槿朝開暮落，其爲生也良苦。與其易落，何如弗開？造物①生此，亦可謂不憚煩矣。有人曰：不然，木槿者，花之現身說法②，以儆③愚蒙者也。花之一日，猶人之百年。人視人之百年，則自覺其久，視花之一日，則謂極少而極暫矣，不知人之視人，猶花之視花，人以百年爲久，花豈不以一日爲久乎？無一日

不落之花，則無百年不死之人可知矣。此人之似花者也。乃花開花落之期，雖少而暫，猶有一定不移之數。朝開暮落者，必不幻而爲朝開午落，午開暮落，乃人之生死，則無一定之數，有不及百年而死者，有不及百年之半與百年之二三而死者，則是花之落也必焉，人之死也忽焉，使人亦如木槿之爲生，至暮必落，則生前死後之事，皆可自爲政④矣，無如其不能也，此人之不能似花者也。人能作如是觀，則木槿一花，當與萱草並樹；賭萱草則能忘憂⑤，賭木槿則能知戒。

◎造物

見貴活變註③。

◎現身說法

佛家語。

謂神力廣大，能現種種

身，向種種人說法也。今謂借己身爲譬喻以寓訓戒者亦用此語。

◎做戒

也。

◎自爲政

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

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政，主也。◎賭萱草則能忘憂 古人謂「萱草可以忘憂。」

## 蘭

蘭生幽谷，無人自芳①，是已，然使幽谷無人，蘭之芳也，誰得而知之，誰得而傳之，其爲蘭也亦與蕭艾②同腐而已矣。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③，是已，然既不聞其香，與無蘭之室何異？雖有若無，非蘭之所以自處，亦非人之所以處蘭也。吾謂芝蘭之性，畢竟喜人相俱。畢竟以人聞香氣爲樂。文人之言，只願贊揚其美，而不願其性之所安，強半皆是也。然相俱貴乎有情，有情務在得法。有情而得法，則坐芝蘭之室，久而愈聞其香。蘭生幽谷與處曲房，其幸不幸相去遠矣。蘭之初着花時，自應易其坐位，外者內之，遠者近之，卑者尊之，非前倨而後恭，人之重蘭，非重蘭也，重其花也，葉則花之輿從④而已矣。

居處一定，則當美其供設，書畫鱸餅，種種器玩，皆宜森列其旁，但勿焚香。香薰卽謝，匪妬也，此花性類神仙，怕親烟火，非忌香也，忌烟火耳。若是，則位置隄防之道得矣。然皆情也，非法也。法則專爲聞香。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者，以其知入而不知出也，出而再入，則後來之香，倍乎前矣。故有蘭之室，而應久坐，另設無蘭者一間，以作退步，時退時進，進多退少，則刻刻有香，雖坐無蘭之室，若依倩女之魂<sup>五</sup>。是法也，而情在其中矣。如止有此室，則以門外作退步，或往行他事，事畢而入，以無意得之者，其香更甚。此予消受蘭香之訣，祕之終身，而洩於一旦，殊可惜也。

此法不止消受蘭香，凡屬有花房舍，皆應若是，卽焚香之室亦然。久坐其間，與未嘗焚香者等也。門上布簾，必不可少，護持香氣，全賴乎此。若止靠門扇開閉，則門開盡洩，無復一線之留矣。

●蘭生幽谷兩句 淮南子：『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 ●蕭艾 均

草名。 ●如入芝蘭之室兩句 家語六本：『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

而不聞其香。』 ●與從 隨從也。 ●若依倩女之魂 唐大曆時人陳玄祐

有離魂記。大意謂清河張鎰居衡州，有女曰倩娘。甥王宙幼聰慧，鎰許以倩

娘妻之。及長，兩相愛慕，鎰忽以女別字。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言

赴京，買舟遽行。夜半，倩娘忽至，悲喜之餘，遂連夜遁去。居蜀五年，生

兩子，始共歸衡州。宙獨身先至鎰家謝罪。鎰大驚，以其女固在室，病數

年，未離閨闕也。兩女既相見，翕然合爲一體。

## 水仙

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花爲命，夏以蓮爲命，秋以秋海棠爲命，冬以蠟梅爲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奪予一季之命也。水仙以秣陵<sup>①</sup>爲最。予之家于秣陵，非家秣陵，家于水仙之鄉也。記丙午之春，先以度歲無資，衣囊質<sup>②</sup>盡，迨水仙開時，則爲強弩之末<sup>③</sup>，索一錢不得矣，欲購無資。家人曰：「請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奪我命乎？寧短一歲之壽，勿減一歲之花。且予自他鄉冒雪而歸，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異于不返金陵<sup>④</sup>，仍在他鄉卒歲乎？」家人不能止，聽予質簪珥購之。予之鍾愛此花，非痴癖<sup>⑤</sup>也。其色其香，其莖其葉，無一不異羣



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婦人中之面似桃，腰似柳，豐如牡丹芍藥，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如水仙之澹而多姿，不動不搖，而能作態者，吾實未之見也。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謂摹寫殆盡。使吾得見命名者，必頽然下拜。

不特金陵水仙爲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于人者，亦能司造物<sup>①</sup>之權，欲其早則早，命之遲則遲。購者欲於某日開，則某日必開，未嘗先後一日。及此花將謝，又以遲者繼之，蓋以下種之先後爲先後也。至買就之時，給盆與石而使之種，又能隨手布置，卽成畫圖，皆風雅文人所不及也，豈此等末技亦由天授，非人力耶？

① 秣陵

見耐病解註①。

② 質 典押曰質。

③ 强弩之末

漢書韓安國

傳：「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也。

④ 金陵

見登燕子磯觀舊刻詩詞記註②。

⑤ 痲癩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鰻魚。嘗諸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後世遂以嗜好失當爲嗜痂之癖。 ①造物 見貴活變註②。

## 芙蕖

芙蕖與草本諸花似覺稍異，然有根無樹，一歲一生，其性同也。譜云：「產于水者曰草芙蓉，產于陸者曰旱蓮。」則謂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爲命者，非故效顰于茂叔●而襲成說于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請備述之。羣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日，便爲點綴綠波，及其莖葉既生，則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旣作飄搖之態，無風亦呈嬾娜●之姿，是我於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

矣。迨至菡萏③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④秋，此則在花爲分內之事，在人爲應得之資者也。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于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⑤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爲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⑥。避暑而暑爲之退，納涼而涼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則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餐，而互芬齒頰者也。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無一時一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于此者乎？予四命⑦之中，此命爲最。無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畝方塘，爲安身立命之地，僅鑿斗大一池，植數莖以塞責⑧，又時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謂不善養生⑨而草菅人命⑩者哉！

①效鑿于茂叔 莊子天運：『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曠與鑿同，言人之不善學也。宋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1017-1073）爲宋理學之開祖。有愛蓮說。②嫵娜 柔而長也。

③菡萏 荷花稱菡萏。

④徂 至也。

⑤亭亭 聳立貌。

⑥馥 香氣

也。⑦四命 李漁水仙一文中謂：『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花爲命，夏以蓮爲命，秋以秋海棠爲命，冬以蠟梅爲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四命說卽由此來。⑧塞責 作敷衍從事解。⑨不善養生 此處乃謂不善養荷花之生。⑩草菅人命 謂視人命如草菅之賤，不加憐惜，此處則是指荷花而言。

## 菊 花

菊花者，秋季之牡丹芍藥也，種類之繁衍同，花色之全備同，而性能持久復過之。從來種植之書，是花皆略，而叙牡丹芍藥與菊者獨詳，人皆謂三種奇葩，可以齊觀等視，而余獨判爲兩截，謂有天工人力之分。何也？牡丹芍藥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植此二花者，不過冬溉以肥，夏澆以濕，如是焉止矣。其開也，爛熳芬芳，未嘗以人力不勤，略減其姿，而稍儉其色。菊花之美，則全仗人力，微①假天工②。藝菊之家，當其未入土也，則有治地釀土之勞，既入土也，則有插標記種之事，是萌芽未發之先，已費人力幾許矣。迨分秧植定之後，勞瘁萬端，復從此始：防燥也，慮濕也，摘頭也，搯葉也，芟蘆也，接枝也，捕蟲

掘蚓以<sub>レ</sub>防<sub>レ</sub>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盡人力以俟天工者也。卽花之既開，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縛枝繫葢之勤，置盞引水之煩，染色變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餘，補天工之不足者也。爲此一花，自春徂<sub>③</sub>夏，自朝迄暮，總無一刻之暇。必如是，其爲花也，始能豐麗而美觀，否則同于<sub>④</sub>婆婆野菊，僅堪點綴疎籬而已。若是則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人美之而歸功於天，使與不費辛勤之牡丹芍藥齊觀等視，不幾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吾知歛翠凝紅而爲沙中偶語<sub>⑤</sub>者，必花神也。

自有菊以來，高人逸士，無不盡吻揄揚<sub>⑥</sub>，而予獨反其說者，非與淵明作敵國<sub>⑦</sub>。藝菊之人，終歲勤動，而不以勝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味所從來，飲水忘源，併置汲者予不問，其心安乎？從前題詠諸公，皆若是也，予創是說爲秋花報本，乃深乎愛菊，非薄之也。

予嘗觀老圃之種菊，而慨然于修士之立身，與儒者之治業。使能以種菊之無逸者礪其身心，則焉往而不爲聖賢？使能以種菊之有恆者攻吾舉業，則何慮其不掇青紫<sup>八</sup>？乃士人愛身愛名之心，終不能如老圃之愛菊，奈何！

① 微

非也。

② 天工

天之職事也。

③ 徂

見芙蓉註④。

④ 婆婆

舞

貌。

⑤ 沙中偶語

偶語，相對語也。

史記留侯世家：

「高祖六年，上已封

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

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

耳。」李漁引用此語，蓋以喻花神之反對。

⑥ 揄揚

稱譽之也。

⑦ 與淵

明作敵國

晉陶潛，

字淵明，

性好菊，

見向鄰翁索菊註①。

⑧ 掇青紫

取

得功名富貴也。

# 芭蕉

幽齋但有隙地，卽宜種蕉。蕉能韻人而免於俗，與竹同功。王子猷偏厚此君，未免掛一漏一。蕉之易栽，十倍於竹，一二月卽可成陰。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畫圖。且能使臺榭軒窗，盡染碧色，綠天<sup>①</sup>之號，洵不誣也。竹可鐫詩，蕉可作字，皆文人近身之簡牘。乃竹上止可一書，不能削去再刻，蕉葉則隨書隨換，可以日變數題。尙有時不煩自洗，雨師<sup>②</sup>代拭者，此天授名箋，不當供懷素<sup>③</sup>一人之用。予有題蕉絕句云：『萬花題徧示無私，費盡春來筆墨資<sup>④</sup>；獨喜芭蕉容我儉，自舒晴葉待題詩。』此芭蕉實錄也。

① 王子猷偏厚此君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子徽之（字子猷）嘗寄居空宅中，



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後人因稱竹爲此君。

①綠天 清異錄：『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植芭蕉亘幾數萬，取葉代紙，號其所曰綠天。』

②雨師 司雨之神。

③懷素 僧。長沙錢氏子，字藏真，嗜酒善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④筆墨資 李漁此詩，計共兩首，題爲芭蕉。此三字詩集中作『耗却思』。

## 竹

俗云：『早間種樹，晚上乘涼。』喻詞也，予于樹木中，求一物以實之，其惟竹乎？種樹欲其成陰，非十年不可。最易活者莫如楊柳，求其陰可蔽日，亦須數年。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卽成高樹，能令俗人之舍，不轉盼而成高士之廬，

神哉此君，真醫國●手也！種竹之方，舊傳有訣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予悉試之，乃不可盡信之書也。三者之內，惟一可遵，多留宿土是也。移樹最忌傷根，土多則根之盤曲如故，是移地而未嘗移土，猶遷人者併其臥榻而遷之，其人醒後，尙不自知其遷也。若俟雨過方移，則沾泥帶水，有幾許未便。泥濕則鬆，水沾則濡，我欲留土，其如土濕而蘇，隨鋤隨散之不可留何？且雨過必晴，新移之竹，晒則葉捲，一捲卽非活兆矣。予易其詞曰：未雨先移。天甫陰而雨猶未下，乘此急移，則宿土未濕，又復帶潮，有如膠似膝之勢，我欲多留土而土欲隨我，先據一籌●之勝矣。且栽移甫定而雨至，是雨爲我下，坐而受之，枝葉根本無一不沾滋潤之利。最忌者日，而日不至，最喜者雨，而雨卽來，去所忌而投以喜，未有不欣欣向榮者。此法不止種竹，是花是木皆然。至于記取南枝一語，尤難遵奉。移竹移花，不易其向，向南者仍使向南，自

是草木之幸，然移草木就人，當隨人便，不能盡隨草木之便。無論是花是竹，皆有正面，有反面，正面向人，反面向空隙，理也，使記南枝而與人相左，猶娶新婦進門，而聽其終年背立，有是理乎？故此語只當不說，切勿泥之。總之：移花種竹，只有四字當記，『宜陰忌日』是也，瑣瑣①繁言，徒滋疑擾。

①醫國 喻手術之高超也。 ②一籌 猶一策也。 ③瑣瑣 細小之貌。

## 柳

柳貴乎垂，不垂則可無柳。柳條貴長，不長則無嫵娜之致①，徒垂無益也。

此樹爲納蟬之所，諸鳥亦集。長夜不寂寞，得時聞鼓吹者，是樹皆有功，而高柳爲最。

總之，種樹非止娛目，兼爲悅耳。自有時而不娛，以在臥榻之上也，耳則無時不悅。鳥聲之最可愛者，不在人之坐時，而偏在睡時。鳥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宜於曉之故，人則未之察也。鳥之防弋①，無時不然。卯辰②以後，是人皆起，人起而鳥不自安矣。慮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鳴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於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卽有起者，數亦寥寥，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③一夜，技癢④於心，至此皆思調弄，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⑤者是已，此其獨宜于曉也。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⑥，笠翁非鳥能識鳥之情。凡屬鳴禽，皆當以予爲知己。

種樹之樂多端，然有不便於雅人者亦有一節。枝葉繁冗，不漏月光，隔嬋娟而不使見者，此其無心之過，不足責也。然匪樹木無心，人無心耳。使于種植之初，預防及此，留一線之餘天，以待月輪出沒，則晝夜均受其利矣。

●媼娜之致 媼娜義見芙蕖註①。致，意態也。 ②弋 以繩繫矢而射也。

③卯辰 晨五點至七點爲卯，七點至九點爲辰。 ④捫舌 捫，撫持也。

⑤技癢 懷其技而急思一試曰技癢。 ⑥「不鳴則已」兩句 此乃史記滑

稽列傳中淳于髡諷齊威王之語。 ⑦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 莊子秋水篇：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⑧嬋

娟 本爲狀人物美好之辭，此則借以指月。

## 睡

有專言法術之人，徧授養生之訣，欲予北面一事之。予訊：「益壽之功，何物稱最，願生之地，誰處居多，如其不謀而合，則奉爲師，不則友之可

耳。』其人曰：『益壽之方，全憑導引<sup>④</sup>，安生之計，惟賴坐功。』予曰：『若是則汝法最苦，惟修苦行者能之，予懶而好動，且事事求樂，未可以語此也。』其人曰：『然則汝意云何？試言之，不妨互爲印政<sup>⑤</sup>。』予曰：『天地生人以時，動之者半，息之者半，動則旦而息則暮也，苟勞之以日，而不息之以夜，則旦旦以伐之<sup>⑥</sup>，其死也可立而待矣。吾人養生亦以時，擾之以半，靜之以半，擾則行起坐立，而靜則睡也，如其勞我以經營，而不逸我以寢處，則岌岌乎殆哉，其年也不堪指屈<sup>⑦</sup>矣。若是則養生之訣，當以善睡居先。睡能還精，睡能養氣，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堅骨壯筋，如其不信，試以無疾之人與有疾之人合而驗之。人本無疾，而勞之以夜，使纒夕不得安眠，則眼眶漸落，而精氣日頹，雖未卽病，而病之情形出矣。患疾之人，久而不寐，則病勢日增，偶一沈酣，則其醒也必有油然勃然<sup>⑧</sup>之勢。是睡非睡也，藥也，非療一疾之藥，乃治百病救萬民無試

不驗之神藥也。茲欲從事導引，併力坐功，勢必先遣睡魔，使無倦態而後可。予忍弃生平最效之藥，而試未必果驗之方哉？」其人艴然而去，以予不足教也，予誠不足教哉，但自陳所得，實爲有見而然，與強辯飾非者稍別。前人睡詩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近人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眼。」此皆書本睡餘，請置弗道，道其未經發明者而已。睡有睡之時，睡有睡之地，睡又有可睡不可睡之人。請條晰言之：由戌至卯，睡之時也，未戌而睡謂之先時，先時者不祥，謂與疾作思臥者無異也。過卯而睡謂之後時，後時者犯忌，謂與長夜不醒者無異也。且人生百年，夜居其半，窮日行樂，猶苦不多，况以睡夢之有餘，而損宴游之不足乎？有一名士善睡，起必過午，先時而訪，未有能晤之者。予每過其居，必俟良久而後見。一日悶坐無聊，筆墨俱在，乃取舊詩一首更易數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靜睡，起來常過午；

便活七十年，止當三十五。」同人見之，無不絕倒。此雖諠浪，頗關至理。是當睡之時，止有黑夜，舍此皆非其候矣。然而午睡之樂，倍于黃昏，三時皆所不宜，而獨宜于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之二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於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堪此？况暑氣鑠金，當之未有不倦者，倦極而眠，猶飢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有善於此者。午冷之後，略踰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後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覓睡。覓睡得睡，其爲睡也不甜。必先處于有事，事未畢而忽倦，睡鄉之民自來招我，桃源天台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愛舊詩中有「手倦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不在書，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此論睡之時也。睡又必先擇地。地之善者有二：曰靜，曰涼。不靜之地，止能睡目，不能睡



耳，耳目兩歧，豈安身之善策乎？不涼之地，止能睡魂，不能睡身，身魂不附，乃養生之至忌也。至於可睡不可睡之人，則分別于忙閒二字。就常理而論之，則忙人宜睡，閒人可以不必睡，然使忙人假寐，止能睡眠，不能睡心，心不睡而眼睡，猶之未嘗睡也。其最不受用者，在將覺未覺之一時，忽然想起某事未行，某人未見，皆萬萬不可已者，睡此一覺，未免失事妨時，想到此處，便覺魂趨夢繞，胆怯心驚，較之未睡以前更加煩躁，此忙人之不宜睡也。閒則眼未闔而心先闔，心已開而眼未開，已睡較未睡爲樂，已醒較未醒更樂，此閒人之宜睡也。然天地之間，能有幾個閒人，必欲閒而始睡，是無可睡之時矣。有暫逸其心以安夢魂之法。凡一日之中急切常行之事，俱當于上半日告竣，有未竣者則分遣家人代之，使事事皆有着落，然後尋床覓枕以赴黑甜<sup>①</sup>，則與閒人無別矣。此言可睡之人也。而尤有吃緊一關，未經道破者，則在莫行歹事，半夜敲門不吃緊，始可于

日間睡覺，不<sup>六</sup>則一聞剝啄<sup>九</sup>，卽是選倅<sup>十</sup>到門矣。

①北面 弟子敬師之禮。②頤 養也。③不 同否。④導引 道家養生

之術，謂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使氣血充足，身體輕舉也。⑤印政 印，

合也，政與正同。⑥旦旦以伐之 此語見孟子告子上。伐，原指伐木，引

申爲戕害。⑦不堪指屈 言生命之短促也。⑧油然勃然 均盛貌。⑨

艷然 艷音弗，怒貌。⑩華山處士 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卽西嶽也。宋

陳搏隱於華山，寢處恆百餘日不起，此處華山處士，當卽指陳也。⑪由戊

至卯 下午七時至九時爲戌，上午五時至七時爲卯。⑫窮日 窮，盡也。

⑬絕倒 大笑也。⑭譴浪 戲謔放浪也。⑮桃源天台 桃源事見桃註

⑯。幽明錄：「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溪

邊有二女子，資質妙絕，遂留半年，懷土求歸。旣出，親舊零落，邑屋改

異，無復相識，訊問得七世孫。『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縣北。』<sup>①</sup>三昧

本梵語。今謂奧妙之處曰三昧。<sup>②</sup>黑甜 指睡鄉也。<sup>③</sup>不 同註<sup>④</sup>。

①剝啄 叩門聲。②邏卒 即邏卒，巡兵也。

## 行

貴人之出，必乘車馬，逸則逸矣，然于造物賦形<sup>①</sup>之義，略欠周全。有足而不用，與無足等耳，反不若安步當車之人，五官四體皆能適用，此貧士驕人語。乘車策馬，曳履褰裳，一般同是行人，止有動靜之別。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爲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sup>②</sup>，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步爲歡，有時安車而代步，有時安步以當車，其能用足也，又勝貧

士一籌<sup>③</sup>矣。至于貧士驕人，不在有足能行，而在緩急出門之可恃。事屬可緩，則以安步當車，如其急也，則以疾行當馬。有人亦出，無人亦出，結伴可行，無伴亦可行，不似富貴者假足於人，人或不來，則我不能即出，此則有足若無，大悖<sup>④</sup>謬于造物賦形之義耳。輿念及此，行殊可樂！

●造物賦形

造物解見貴活變註<sup>②</sup>。

賦，給與也。

●戴笠之貧交

風土

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sup>③</sup>一籌

見竹註<sup>①</sup>。

●

④悖

背也。

## 沐浴

盛暑之月，求樂事于黑甜①之外，其惟沐浴乎？潮垢非此不除，濁汗非此不淨，炎蒸暑毒之氣亦非此不解。此事非獨宜于盛夏，自嚴冬避冷不宜頻浴外，凡遇春溫秋爽，皆可借此爲樂。而養生之家，則往往忌之，謂其損耗元神也。吾謂沐浴既能損身，則雨露亦當損物，豈人與草木有二性乎？然沐浴損身之說，亦非無據而云然。余嘗試之，試于初下浴盆時，以未經澆灌之身，忽遇澎湃奔騰之勢，以熱投冷，以濕犯燥，幾類水攻，此一激也，實足以衝散元神，耗除精氣。而我有法以處之，虛其太激，則勢在尙緩，避其太熱，則利于用溫。解衣磅礴②之秋，先調水性，使之略帶溫和，由腹及胸，由胸及背，惟其溫而緩也，則有水

似乎無水，已浴同于未浴。俟與水性相習之後，始以熱者投之，頻浴頻投，頻投頻擾，使水乳交融而不覺，漸入佳境而莫知，然後縱橫其勢，反側其身，逆灌順澆，必至痛快其身而後已，此盆中取樂之法也。至于富室大家，擴盆爲屋，注水于池者，冷則加薪，熱則去火，自有以逸待勞之法，想無俟貧人置喙也。

- 黑甜 見睡註。
- 磅礴 廣大也，有充暢之義。
- 置喙 猶俗云插嘴。

## 李笠翁傳

蘭谿縣志

李漁，字謫凡，邑之下李人。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少壯擅古文詞，著有才子稱。好遨遊，自白門移居杭州西湖上，自喜結隣山水，因號

勸上笠翁，題室楹云：「繁冗驅人，舊業盡拋塵市裏；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性極巧，凡窗牖床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人見之莫不喜悅，故傾動一時。所交多名流才望，即婦孺亦皆知有李笠翁。晚年思歸，作思歸賦，有云：「采蘭紉佩兮，觀澱引觴。」（編者按：笠翁集中作歸故鄉賦。）蓋于此有終焉之志也。生平著述，彙爲一編，名曰一家言，又輯資治新書若干卷，其簡首有慎獄芻言，祥刑末議數則，爲漁所自撰，皆藹然仁者之言。（近賀長齡爲采入皇朝經世文編，以漁僑居邦上，故賀作漁爲江南人。）作詩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而率臆構思，不必盡準于古。最著者詞曲，其意中亦無所謂高則誠王寶甫也，有十種曲盛行於世。當時李卓吾陳仲醇名最噪，得笠翁爲三矣。論者謂近雅則仲醇庶幾，諸俗則笠翁爲甚云。昔漁嘗于下李村間鑿溝引水，環繞里址，至今大得其水利。

按：笠翁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西曆一六一一年？），至清聖祖康熙十六年（西曆一六七七年）已年六十七歲，猶未歿。



民國廿五年十月付排  
民國廿六年一月初版



李漁文選

實價二角

選註者 洪 爲 法

發行人 李 志 雲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重慶 西安  
廣州 成都 南京  
開封 雲南 汕頭  
濟南 貴陽 長沙  
北新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728B

